

□安芳 阿林

古诗云，月到中秋分外圆。中秋佳节，翻阅古籍，从中品赏中秋的中和圆的含意，别具情趣。

《中秋论中》一书中说，中有两层意思。一是反极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保持持久生命力，就是她的思维方式是中。人类共同相互友好，各民族团结进步，分享美好生活。对应在养生上，去掉极端情绪，就能心平气和，自然健康长寿。其次中是贯通天地，正如中字的会意，是一个贯通天地人的中线。这个中线，对应到人体上就是中脉，对应到心灵上就是现代心理学讲的零极限。而要保持这个中，就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要心存都一样和美。古人为什么特别强调活在当下，因为往期以来都不在中上，只有活在这一刻才在中上。三是中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见中和之重要。中和体现在状态上，就是阴阳和谐。只有阴阳和谐人就不生病，就没有灾难，就风调雨顺，就国泰民安。而阴阳和谐的大前提是中。又因八月为秋天之中间，故称为中秋。

此外还有史料表明，中秋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十分重要的意象，那就是圆，它是和谐宇宙和吉祥如意的频率。大到宇宙，所有的天体是圆的，轨道是圆的，小到细胞，也是圆的。对应到人间，就是圆满不缺。所以五福临门。对应到五伦，有父母在，我们就能享受到来自上面的能量；有儿女在，就能享受到来自下面的能量；有夫妻兄妹在，就能享受到来自平行的能量；有长辈在，就能享受到纵坐标的能量；有国家繁荣昌盛，小康生活，就能享受到纵横坐标的能量，此谓祖国。因此，古人也把五伦形容为五轮，也是一个圆。对应在文化上，它就是一个大团圆结

构。古人早就知道，什么样的念头会形成什么样的结果，就像什么样的底片会投射什么样的影像。下一个生命周期播放出来的生命景象就是大团圆。当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是大团圆，自然也有长寿之意了。因而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在《中秋月》中写道：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诗人渴望中和圆而生长叹，含有不尽之意在诗外。

纵观史书，得出真谛。中秋赏月又何尝不是心理暗示，赏什么？无非是一个圆一个明。在圆和明对照之下的人生感叹就从文人墨客的笔下流出。核心话题无非是如何让生命有常。如何才能让生命有常呢？记着初心，存着归意，以一种面对天地祖先的真诚和虔敬，度过生命中的每一天。对应到文题上，就是止于秋，行到圆，回到中。我们的祖先们早把天理、地理、物理、人理、心理搞通了。人们之所以用月饼献月，还是这个道理。古人讲，境由心造，反之，心也由境造。看到一个圆，心

里就有一个圆；心里有一个圆，气就是圆的。气圆则和谐，和谐则健康。所以，月饼作为祭品，正是为了唤醒人们内心的圆满。月饼上面的一切意象都是心灵底片，像玉兔那样没有暴力性，像嫦娥那样长生不老，像蟾蜍那样多子多孙，像桂花那样富贵芬芳和深意。

可以看出，先祖讲的中和圆，存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古人的经验是中道，而祭礼，是引导人们还原中道的重要方法。事实上，现代人已经很难体会古代祭礼中的那种大清静了。那怎么办？按照老子教的，向惯性生命相反的方向走去，把我们可能的财富、体力、智慧分享给社会，渐渐就能接近中道，即可变成一种无穷的力量源泉。正如老子讲：多藏必厚亡。武陵土家文豪吴承恩诗曰：中秋月倍圆，明亮似天镜。千里共婵娟，万家赏太平。



## 每一只船 总要有个码头 再读沈从文《边城》

□闻琴

茶峒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近山一面，城墙俨然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泊小小篷船。船下行时运桐油、青盐、染色的五倍子。边城人临水而居，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有水的地方，自然就有船，有停靠的码头。《边城》里描述的是沈从文故乡的事物。对于一个十五岁就投奔行伍、辗转各地的少年，家乡给予他的回忆总是鲜活又美好。《边城》成书于1934年，那是作者创作的盛年，从封闭的乡下搬到大城市，见识了二十世纪的文明，他却又要反刍，嫌弃这热闹，欲逃离，想回到理想的建筑，造一座希腊小庙，以山石为基础。茶峒小镇，是作者挑选出的最质朴的桃源地。或者说，不同于别的作家，他只想独立思考，回归文学的纯粹，保持本真，表达至纯至真的人性。一个创作者的内心，不能是漂泊无依的，一定要有个信念或者说是力量支撑。文学创作，纵然经历各种沟壑曲折，也终要绕回来，流向属于自己真正认同的港湾。

边城，不仅是地域上的边，也是时间和文化上的边，它落后所谓文明，信息滞后，被人遗忘。有时候，步子迈得太快，倒不如停一停，向后看一看。被孤立的人总是需要得到慰藉，他开始怀念充满人情之美还没有被功利污染的家乡，想去寻找丢失的品格。乡愁由此而生。港湾、码头，或者说是乌托邦、净土，不如说是信仰。信仰，这对作家来说十分珍贵，一个作家的价值观一定是稳定的，也越来越趋向成熟，通过文字孜孜不倦地表达个人期待并影响读者，作者在书里得到了慰藉，读者也完成了收纳和成长。而价值观的形成，大抵离不开童年的经历，以及故乡风物的影响，正是湘西的山水奠定了作者的文学素养和基本审美，每一只船总要有个码头，每一只雀儿得有个巢，向深处挖掘，追根溯源，我们才会明白《边城》的创作初衷。

在《边城》一书里，作者也并不一味赞美良善，有些古老的东西仍不可避免地在失去，可失去并不意味着失败。虽然追求美好的人性与现实有极大差距，但只要活着，就得积极向上，经受各种打击，也要保持一颗不被黑暗同化的心。爱一样器物，一处风景，乃至家乡故土，讴歌赞颂总比批判反刍的力量虚弱。他一直是清醒的，因独立而清醒。在沈从文漫长的一生中，写作占用的时间并不算长，可即便他离开文坛，改去研究民俗服饰，也照样开辟出一条新路子，保持着淡定乐观的心界。

孩提时我就读过《边城》，而今，再读一遍，想象初秋的某个午后，沿着斑驳的青石路，去看茶峒老街、拉拉渡、吊脚楼，感受小船滑行于水面的平静，倾听耳畔传来的歌声，也仿佛找到了心灵停泊的码头。



## 心体光明

《菜根谭》语：心体光明，暗室中有青天；念头暗昧，白日下有厉鬼。为人格守天道，行正坐稳，不存贪心之念，未做不轨之事，自是光明磊落，行遍天下也觉心安理得。有道是：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想当下某些人，明为君子之貌，暗行小人之事。卸职后自然是日日惊悚，夜夜受怕，到头来终归是鸡飞狗跳打。早知如此，何不做个心体光明之人，如明朝王阳明所言：我心光明，亦复何言！

文/图 覃儿健

## 有一种家风叫光盘

□王晓阳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唐代诗人李绅所作的《悯农》形象地写出了一粒粮食从田间到餐桌的艰辛过程，告诫人们要珍惜粮食。珍惜粮食，尊重劳动，这是我家的家风，代代相传。

记得小时候，作为读书人的爷爷常常念叨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我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意思？爷爷笑着抚摸我的额头，说：这句话是说，一碗粥或一顿饭，我们应当想着它来之不易；衣服的半根丝或半条线，我们也要常常念着这些东西的产生是很艰难的。一句话，凡是有的东西，就不能轻易扔掉。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朴素的话语，道出了粮食来之不易，当倍加珍惜的道理。

爷爷身体力行，堪称节约的典范。每年收割完麦子，爷爷总要背着一个筐子，认真地在田里捡拾散落的麦穗，不嫌热，也不嫌累，仿

佛在捡拾金子一般。看到筐子里的麦穗，爷爷总是笑呵呵的，仿佛喝了蜂蜜，心都是甜的！

吃饭前，爷爷经常朗读《悯农》，奶奶听得多了，有些不耐烦，说：老头子，这首诗你读了好多遍了！爷爷不生气，反而笑着回答：不要生气，珍惜粮食、尊重劳动是咱家的家风，读这首诗就是传承家风，让孩子们俭以养德！奶奶听后，露出一丝笑容，说：你说的对，不愧是读书人！奶奶没有文化，一听爷爷说出这么重要的家风两个字，瞬间就没有了声音。

有其父必有其子。父亲一生勤俭持家，每次吃饭，饭碗里一粒米也不剩。看到掉在饭桌上的米粒，他都会捡起来，爽快地吃掉，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眼光。至于家中剩下的汤汤水水，他也会尽力消灭掉。实在不行，就喂猪喂鸡，物尽其用。父亲常常对我说：每一粒粮食都是千辛万苦种出来的，珍惜粮食就是珍惜劳动成果。珍惜一粒粮食看起来微不足道，却可以折射一个人的修养品行！

我牢记父亲的教导，对粮食怀有一种莫大的尊重和珍惜。每次吃饭时，总是打适量的饭，吃完再添，绝不一次性打过量，吃不完就浪费了。每次去饭店，总是点适量的菜，不讲排场，不慕虚荣。吃不完就打包，也不在意别人的眼光。父亲知道后，高兴地说：勤俭持家传久远。你继承了节俭的家风，不愧为我的儿子！

当然，令父亲高兴的不止于此。更可喜的是，他的孙子也从小就学会珍惜粮食，每次看到剩下的饭菜，总要与我一起把它干干净净消灭掉！

如今，建设节约型社会已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若每个家庭都能勤俭持家、以俭传家，就能促进整个社会形成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文明新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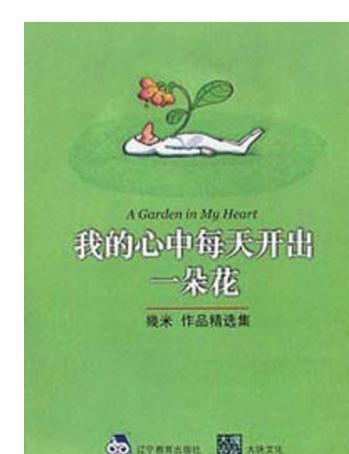


## 好书推荐



《了不起的文明现场》  
李零 著  
三联书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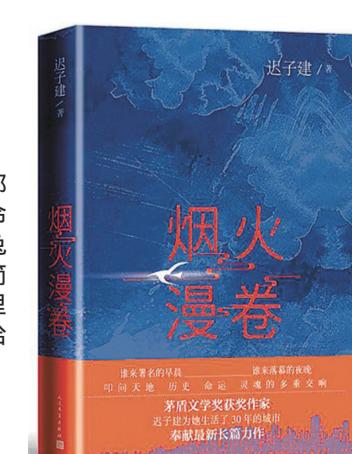
该书从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中遴选出十个独具代表性的考古遗址，分别由十位负责一线勘探的考古人，以亲历者的角度为公众揭开考古探掘的面纱，带领读者来到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现场，讲述中国十个重大考古发现的发掘经历、前沿进展以及文明背后的故事。书中图文并茂，将专业的考古报告、学术研究转化为面向普通读者的知识读物。



《我的心中每天开出一朵花》

几米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这是几米手绘图像的梦想之作，每天都画下一朵花，象征着梦想与期望，更是一种生命力的展现。书中有一个男主角，并有一只小兔子、小女孩陪伴，他们用极富想象力的图片和简洁深刻的语言带领大家在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里畅游。绘本大师几米20余年潜心创作，只为能给受伤的孩子和大人一个温暖的拥抱。



《烟火漫卷》

迟子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小说聚焦当下都市百姓生活，描写了哈尔滨独特的城市景观与小说人物复杂的命运。原本大都市里携带着各自秘密的孤独个体，到最后能相互打开心扉，用微弱的火把彼此映照，每个人的生就迎来了烟火漫卷。茅奖作家迟子建将自己生活了30年的城市作为主体，试图用文字刻画城市烟火气息中包含的丰富生活图景，抒写普通人的命运交响曲。



## 割蜜

我喜欢把取蜜叫割蜜。割，有种收获之喜。取，有点像不劳而获。

今年割了两次蜜。一次是在春末，油菜花紫云英花尽的时候，兄弟打工回来，叫我回乡下老家取蜜。第二次是秋天，八月中秋之后，进入九月上旬，可以取秋蜜了。兄弟打工未归，让我独自取蜜。

好吧，我去割蜜。

蜜蜂是父亲在世时留下的，它们和父亲很熟，闻着父亲的气味，往往兴奋得在父亲面前舞蹈。而我和兄弟，蜜蜂见了我们，像见了陌生人，有点惊慌失措，往往被蛰，痛得我们呲牙咧嘴。

父亲是山村里的养蜂人，养了一辈子蜜蜂。父亲说，蜜蜂是天财地宝，跟有缘人结缘。父亲的话不无道理，他曾经给他的兄弟们分养过蜜蜂，可蜜蜂们不领情，没喂养多久，要么就飞走了，要么好吃懒做，坐吃山空。兄弟说，我们没这个吃食。

父亲喂养蜜蜂最多的时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时他年轻力壮，有三十多桶蜜蜂。父亲喂养的是本地土蜂，叫中华蜜蜂，采用的是传统的喂养方法。

木桶喂养，所以叫桶蜂，而不像洋蜂那样叫箱蜂。父亲说，蜜蜂是有灵性的，你对它好，它才对你好。我家四周是个栽满树木花草的山村庭院，那些蜜蜂一桶桶的被安置在屋檐亮窗和树林下，冬天里给它们裹上稻草，花蜜淡季会喂它们蜜糖水。那些蜜蜂一代代延续下来，到了父亲晚年也有十几桶，够父亲养蜜生。父亲走前嘱咐，替他照看好这些蜜蜂。父亲可以徒手割蜜，用头上戴的草帽收山里的野蜂。父亲给我和兄弟留下一句偈语：蜂儿，歇（谢）啊。就这几个字，至今没悟透。

我之所以把取蜜叫割蜜，因为取蜜有一样工具：竹刀，用竹刀割取蜜饼。春天的油菜花蜜花粉重，蜜质不是最好的。春天的蜂蜜数紫云英蜜最好，晶莹剔透，有股淡淡的紫云英花香。我喜欢秋蜜，杂花飞树，蜜色沉着，互杂着荆条花、芭子花、野菊花的气味和药香。我喜欢这种蜜的味道。那次春天取蜜，由兄弟主持，我当手下，结果，还是被蜜蜂蛰了两次。我想是自己没有一点付出，不劳而获，有点像一个偷猎者。

这次割秋蜜，由我主持，从春后到秋天，我给蜜蜂清扫过蜂房，驱赶过蜜蜂的天敌，我经常侍弄它们，那些蜜蜂已经闻惯了我的气息。

这是我第一次割蜜，选择傍晚，用竹刀掂量了一下靠亮窗那桶蜜蜂的轻重，沉甸甸的。我焚香烧纸，算是对父亲的祭奠，对蜜蜂的感恩，然后小心的把蜂桶倒过来，在上面罩上了一个空桶，让蜜蜂爬上去。我用两截短棍节奏有致地击打着蜂桶，有点像敲木鱼。蜜蜂在我的驱赶下爬上了空桶，我用手电筒照了照，蜂巢完全暴露出来，可以看见封盖了的蜜。这时，我拿起父亲留下的竹刀，开始割蜜了。竹刀是用毛竹做的，父亲用了几十年，顺手好使。竹刀划过之处，蜜汁晶莹外流，我赶紧将割下的蜜饼放进盆子里。这样割下五饼，全是那种晶莹剔透的蜂盖蜜。我手上沾满了稠密的蜜汁，我吮了吮，甜入心脾。我给蜜蜂留足了过冬的蜜，数了数，有六个新做的蜂巢饼，里面的蜜大多还没有封盖，余下的一个多月时间够它们采花酿蜜了。

我将割下的蜜饼用白布裹好，用绳子系牢，然后吊在架子上，下面盛了蜜盆，用手稍稍一挤，蜜汁便流了出来。

割了秋蜜，我静静地等待着明年春暖花开。